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　涵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闕里志七

按藝文有專志此何以載昭其重也溯

聖澤表

王心創舉則書增美必紀敘思溥焉典禮昭焉覲其會通厥惟載籍是賴萃而附之本志以之備稽考徵信從雖有球圖曷足以加於此哉至於學士大夫觀謁

廟林標勝揚休以申仰止而義不闕於掌故者仍列之藝文志而弗敢泛及焉則所重可知矣

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書成帝時福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户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

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

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按元帝時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以福孤遠又譏切時事終不見納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榖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漢魯相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永興三年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删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年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闕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宜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史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

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

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
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
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通經高第事
親至孝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
牒平惶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
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
黨屯留人政敎稽古名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
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

百石吏舍功垂無窮

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永壽二年

維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維太古華胥生皇闕 雄顔誕育至寶宰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驓疑古嘅字思嘆仰師鏡顔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开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顔氏开官氏邑中繇發以尊禮心念聖歴世禮樂

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
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罍
洗觴觚爵鹿俎豆籩枚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
車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
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
人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共大人之意卓爾之思乃
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古與羲字通統華胥承
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

闡古開字九頭以升言敎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與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絶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作滚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流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紫旁修皇

代刋石表銘與乾燀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

窮聲垂億載

漢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廟碑建寧二年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

謙頓首上言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

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

晨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宫畢復禮孔子

宅拜謁神座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

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刓
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
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
思維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餘
胙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
維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
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

顔母毓靈承敝遭衰黒不代蒼轍環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趣一作蝦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黄玉韾音響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雒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其碑陰云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屛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𠫭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刻本奏大漢延期彌歴億萬缺時長史廬江舒李謙

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讃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襃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泮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雝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牆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鈌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財　史君念孔瀆顔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勑瀆井復民餙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假夫子冢顔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魏制命宗聖侯奉家祀碑黄初元年　曹植

維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彞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員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

欽定四庫全書

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

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其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覩爼豆之初設嘉聖靈於彷彿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絶三十餘年皇上懐仁聖之懿徳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絪緼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髪而慕義遐方越險阻

而來賔雖太皡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
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
於大䰟哉若乃紹繼微絶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
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宙之所歡欣豈徒魯邦而
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
高宗僖公葢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
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
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

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虞含夏包商降蹔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靈遭時霿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祐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

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東魏兖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廟碑 興和元年

粤若稽古睿台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庸勲親賢官方式敘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興和之元年天官次洛寅賔出日實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惟舊德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克振制册拜我郡公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兖州刺

史姓李諱珽字仲璇魏書止稱仲璇闕里舊志名珽趙國柏人人也其先高陽之苗裔左車之綿緒瑶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木嘉祥扶踈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叅軍仍歷兖郡功曹諮議叅軍事定相雖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營構都將雖兖二州刺史恩在民懐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懐真至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

詎為淳懿闕崇階貴寵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
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於清頌故不復
詳載馮君神懷踈爽風度絶人學業與淵源竝深趣
操與寒松俱秀故其隷充部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
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
覽尚想伊人闕然有闕功闕之意乃命工人修建容
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
以為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若之何故顏氏庶幾著

繫於易辭起予者商紛綸於文誥是則大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塑十子侍於其側令於設象聖容仍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暖以還新至如廟宇凝靜靈姿嚴麗世代之隔以踰七百之遠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絶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清光輝映但覩其微笑而不言左右若承顔而受業

是以觀之者莫不忻忻然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行乎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故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嘆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刋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册籍莫不得其道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兹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宫觀荒毁臺池蕪没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旱脩柯於百仞類神枯之侵漢同梧

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旣足以丕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謕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宣質經翊賢容如虔修岱像崇奉玄宗敦素前華興存廢絶視民如傷躋之仁壽體古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為心直靈津孤灑虛光獨散者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自剌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

石所以刋不朽文章不鐫珉瑶焉述府州佐合士民

等畧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

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玄王誕兹聖

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宇祖習儒

光窮神盡妙化覃伊何闕存同麗景摶天孤

照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秘暉在哀之

葉自衛言歸德生於予文實在兹彛倫禮樂赳叙書

詩獲麟驚異灰管流氣梁木其頽緬踰千祀以存恕

仁允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修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樓禮罔不備知無不周器冠後哲風邁前修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懃盡重元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絶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以上漢魏各碑字多殘缺不能備攷

隋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記大業七年　汝南　仲孝俊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摧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

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宰邑於是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為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

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頴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歴王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時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

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劒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卹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鼉魚夜放早彰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龎統不任百里之方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

登臨遊賞覩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
聖道欽致神明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
無所不為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欽鐫金石
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為時
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
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
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
德遠聞温温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

逢七聖以我為令懷之以德導之以政用此一心能
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纖雄竄伏賦役平均心
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
祠赫弈圓淵方井綺窻晝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
敞穹壤永固金石

唐勅撰孔子廟堂碑記武德十年　學士虞世南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
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

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
風革夏剪商之業雖復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
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
雷電以施威刑法陽春而流恵澤然後化漸八方令
行四海未有偃息鄉邑棲遑道路不預帝王之籙遠
跡圖火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
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啓後垂範於百王遺
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盛者夫子膺五緯之精踵

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

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彰

可大可久為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

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

陶鈞包含造化豈真席卷八代并吞九丘而已哉雖

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辯談之而

不及於時天厯浸微地維將絶周室大壞魯道日衰

永嘆時艱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

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棲皇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玄覽太極應物如響辯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櫝觸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羑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為幸斯之謂歟於

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隤尚使泗水卻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於此乎自是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宇道濟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至元始永言前烈褒成

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黄初式尊故訓宗聖疏爵允輯
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有筐
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
飛蝟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
絶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弘至教允屬聖
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烝哉景命鴻
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迺聖迺
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

業神謨不測妙算無遺弘濟艱難平一區宇納蒼生
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珪乘
石之尊朱户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
三睠命吹萬歸仁允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
九圍席蘿圖而御六合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昃
食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
道於斯為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
無思不服憬彼獯鬻為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

漢圖方遠纔聞下策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陵滋甚皇威所被犁顙厥角空山盡漢歸命闕庭允协蒙街填委外府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奠河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睠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斷琱反樸抵璧藏金革舄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邃古克己思治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為梧羽成器必在

穆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乃入神妙義析理微言
列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憲斯遠而棟宇弗
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子德倫為褒
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址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
占星式規大壯鳳甍騫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
綺寮日暉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摹形寫狀妙絶
人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

龍蹲猶臨咫尺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
似聞簫韶之響襜襜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
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
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緫翠成帷清滌玄酒
致敬於兹日合舞釋菜無絶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
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
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
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

六藝沛易明於九師多士服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内
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奥竝鏡雲披俱餐泉湧
素絲既染白玉已彫資覆簣以成山導涓流而為海
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為貴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
祭酒楊師道等優主風於聖世闡至道於先師仰彼
高山願宣聖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
猶鐫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
觀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

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
虛式揚茂實敢陳蕪詠乃作銘曰景緯垂象川岳成
形挺生聖德實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
隱窮極洞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
始繫纘義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
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
鯨解散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
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

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樂廢風頽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絶隋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絶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寳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為寳光華再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重欒霧宿洞户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鏘鋐鐘律蹈潔齊

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兟兟讓席獵纓訪道横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宣金石

唐太子弘請闕里樹碑以彰聖德表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贈孔子為太師是年封岱車駕幸闕里駐蹕謁先聖祠廟皇太子弘上表乞樹碑以彰聖德曰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蹈歌鳳遥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穹壤者伏惟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

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
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寳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
伯延閣由其增緗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
絶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
日者封金岱畝會玉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回鑾
駐蹕式鑑堯禹之姿闕纘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
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
重遣修營襃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

跡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覿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列門徒想仁孝於顔曾彌深景慕採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兹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闢規模桂殿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琰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勲華三

千勵其瞻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慚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平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恒歲況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為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慚通理塵瀆聽覽追增竦戰勅旨依請

唐高宗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乾封元年 秘書少監崔行功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暆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繫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漦起謀箕服傳訞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元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

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雲動植
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柔
桑多麋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
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烏之遐風瞻白
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
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為罕說道不預謀
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如
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不

可極其惟孔太師乎太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鄹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筐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瑶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還象物之金有容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焕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傅説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

臨巨蹟欝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返宇之慶緼
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
勲大命有喻於儀型子產皐繇微詳於具體孟孫言
其將聖大宰辯其多能神關異表性與道合時初冠
㞕巳訓鳥鄉年未裒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
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長弘言詢易象曲
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辯興亡之極綢
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

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
楚窗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
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
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參
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
疏墓道但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
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
而高旻不慭彼日寢微起哀怨於王風絶歸飛於嗚

烏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俎豆嘗
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晏平推
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
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
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嘆用輟棲
皇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
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
文雎鳩在篇徧詳雅什河漢靴鼓鏗鏘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
耕近闕勵物伯夷餧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
於夢想管仲小器則嘆微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
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為山喻天
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食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
於獨善岐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倖易簡
是知縫掖乃兼濟之途華衮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
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衰東魯陪臣奄成

麟覽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
溘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大梁而
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憖遺
之誄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
間初聞已外微言入室且分遄乖大義秦人蛙沸遺
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元封有術殘缺載陳甘
露嗣蹤搜揚復起舂陵受命先訪於膠序譙郡膺符
多招於太學逮江馬南渡泉鶩北飛鴉入環林鯨銜

聖海有隋文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集寧刳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逮戎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實歷夏啓揖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賮瓊田薦睬潛馬飾黄芝之封浮黿吐緑文之籙虞庠殷塾廣賓龎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思虚旒

纊以永懐至於大道寖微流風遂往嬴讖紫色謬踐
云阿劉諷白金徒遵高里黄初正始時多閒然建武
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
載顒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
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國譯荒外以召
百靈一茅分茹雙鶼共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帝
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沉祭可
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

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淹洙上而觀藝燕居莫辨祠堂巋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欃檀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杍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是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處歲勾芒獻節兖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開雖遠接泮林之舊壝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似畝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

頳紫施絢黝儵飛丈沓拱重櫨春窓秋幌陰棡積霧
複閣懷烟几仍度室席遵丞大壽宫澹然睟容有穆
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寘其
衡軛將謂布衣黄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
顔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興浮海之説
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裼裘猶為得禮避席延其
不敏舍瑟勝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叅睹奥歲時蘋藻
復雜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

博望邀祏肅成講義發揮鎔造昭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扆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震宫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兮神靈僾揚教思兮兩儀配熉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為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淵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為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

神敬期用簡業尚日新宰無聲臭雋有彝倫水火朝

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艷紙雅贏苛淪

蹟散亂紀言文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

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

興廣訓三千徧於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

社齊聞興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乃

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聃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

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跡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

奬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遥泣山隤霣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軛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遥集鄒魯翹勤真蹟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貫宗師詔集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櫳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象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缺（一作跌）

唐重修孔子廟碑開元七年

朝散大夫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祇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黄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谷轉死為魚鼈食不粒則堯禹竝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鄭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

章關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説盖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博經其禮而不啓其教

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毁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

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
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
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
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善而為大
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逮
禮官以崇祀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
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裔宗三
十五代孫嗣褒成侯璲之字藏輝洎族賢元亨等或

專門碩學罔墜於緒或餘波明哲克揚厥聲乃相與
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
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永懷矧乎大聖烈風吾
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嶽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
膜拜陳齋祭首嚴祀樹繚垣以設防刋豐石以為表
兖州牧京兆韋君玄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
績休有名敎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
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

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闡義必立從事可行録事參

軍東海徐仲連工曹咸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

司農楊萬石户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元兵曹太

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于光

彦主曹滎陽鄭章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

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

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

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奥

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詩曰玄天隂隲大
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
沙薦雪軒黄底定襄陵兆災夏禹丈命周道失序夫
子歷聘刪詩述史成禮張樂雅頌穆清詞訓昭灼片
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
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
明震曜廣學天開𥙷嘗亟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
光壽宫建侯於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

刋聖烈克廣休風

唐麟臺碑 元和五年　翰林學士韋表微

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夷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鬱而

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覩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絶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挈五帝之龜鑑遵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褒貶為楫櫂

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沛及蒸民則麟出於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傷是以聖人能

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
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見獲於大野影響之
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何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孫之而
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
滑之從事使於鄆陽停驂訪古得獲麟之舊壤且曰
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德感先聖之不遇悼麟出
之非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

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于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豈邑栖遑孔門于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殫道至時否楚國寖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闚里于嗟麟兮靡有攸止世理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于嗟麟兮夫復何云

唐修大宣王廟記 咸通十年

賈防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二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襦袴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搆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大榱繡桷雖畱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悽涼

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如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峙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若藏書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

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王霸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丘壠已平子孫縱存而烝嘗悉絶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為規矩肆强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没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絶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覩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

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宋兖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太平興國八年 翰林學士 呂蒙正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與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與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迹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抱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

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
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
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
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無乃
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
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正卯羵羊辯土木
之祆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
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威哉

嗟夫文王没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反魯於是删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抵尊王者而黜霸道戚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芟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疏皆識等彝之數功均造化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

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子之道尊德貴徽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敎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鬬之塲五嶽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固惟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宗屬在昌運我宋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之纘實位也以狥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

覽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真王甸甸而聽命伐幷汾之堅壘兇寇倒戈而繫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幾近向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亹亹但

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
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
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間則披皇墳
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
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
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金田之列剎崇矣神仙之靈
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況像
設卑而不廣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

序有妨於函丈室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歸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遂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蒇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巋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谺其洞開層闕嶡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籩豆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

侑凜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岳雲歛則
重櫨疊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熀烟霞
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為盛繇是
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
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
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
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
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應千

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傜薄賦興廢繼絶於是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僅罕比倫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横經之有所刱乃不蠧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

詞懃體要學謝大成形庭猥厠於英翘内署謬司於
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
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
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於天挺生夫
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産之肩抱聖人
之德兮禀生知之賢删詩定禮兮紏繆繩愆智宣造
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
名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

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迍邅
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
疏封兮衮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
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
堂八埏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
烟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
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覲羣
后兮岱宗之前

宋創建孟子廟碑景祐四年

泰山孫復

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兖州求孟子墓於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歿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説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歿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説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

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為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

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守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

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金重建鄆國夫人殿記大定三十一年

翰林學士　党懷英

先聖之夫人曰幵官氏子孫祀於寢宫舊矣宋祥符初旣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末燬焉金國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湮修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

廣為狹刻崇為卑縣是別得故時羨錢為殿費龔封
公蹙然曰是規模者其能稱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
奉祀事守林廟為職故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
力乃與族祖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
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橑
者以千數又與族凡措市材於費凡棼櫨栱桷之屬
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為楹
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甓堊甃與夫梓匠

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
倪為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
得以盡其力粤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士庶咸會
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賛迭助父老嗟嘆至或感泣
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被召至闕下未
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因索鄙文則叙其修殿本
末而為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
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

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絶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有

司乃以為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

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明昌六年 翰林學士 党懷英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平遼破虜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曁於世宗撫養生息

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敎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幾政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於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生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敎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乃今遺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

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七萬六千四百緡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亟俢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爨舍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楃座欄楯簾幌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全加葺者什居其一而增刱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春踰年而土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郡

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焉上既加恩闕里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晉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賜遣使策祝以崇奉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與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至廟成之日宜有刋紀敢請並

書於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
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
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
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絜楹計功謹識歲月而已乎
敢竊敘上所以褒崇之意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
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
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
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

經傳為章句之學歸之儒流而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嘗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

之備也初廟傍得魯㢑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葢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

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銳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

乃睠闕里祠宇弗治刬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庳者以崇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即舊以新增其什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匪昔豈惟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後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元人東游記 憲宗二年記稍節

楊奐

壬子春三月廿二日丙午謁闕里出東平望嶽門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汶上古之中都也魯定公九年先聖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戊申至兖州東過泗水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主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

入故魯人以此名之孔氏族長德剛率諸子弟姪迓
於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
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
北堂取魯共王事也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
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板祝如禮
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
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
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

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
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
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
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
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
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
死無憾矣羇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
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

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祭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縣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從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輙祭以誠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

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
辯者哉奐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
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
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
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
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
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蓋石之蹷也夫所謂勇於
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

七十二賢並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
檜三而兩株在贊德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撅無
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
大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
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
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並書篆西亭皆唐碑
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隂刻武德九年十二
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

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
刱明昌二年八月也閣之東偏門刻顔凱之行教吳
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
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
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
行由陋巷覲顔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
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
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

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許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鬛而封者是也子思子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没而鳳鳥有時而至歟

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
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繫
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
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
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隻石梁井石上綆
痕有深指許者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
墨如也東過顔侍郎墓林城之址顔廟也廟中孤檜
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十里入景靈廢宮觀

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壽丘少昊葬所壽陵於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大碑四謗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一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二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

外一在城之內無大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入東
門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
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漢樂安太守
麃君亭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
明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
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登泮宮臺臺下之水
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
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

礎斷瓦觸目悲凉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脅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兩山之峯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山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顔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衍聖公

孔緫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顔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竝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前智源谿橋也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

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南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煜夾蘆辨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濈濈不可入族長云廟户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北三數丈忽隙間有光覩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横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

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㓜而痡故可入也所言如此
洞名劉煜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
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
西南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謁鄒國公墓墓
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
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
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
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四月甲寅朔出南門二十

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絶澗亂石如屋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客示嶧山圖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絶所至流水脩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纔數武逼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由竹徑渡横橋休於主

僧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
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又十里許達於魯城
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
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
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丁巳
將訪矍相圃不果戊午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
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
七月六日孔元措之所築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

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鄙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記之將告未知者

元修復子思書院記元貞元年　三氏學教授　張頦

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

南捐文賢罔泗川掩抱好事者築纍書臺其閒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為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舍旁此地毋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固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嚮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

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暴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向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顔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册子盍揭以示人副鄒人嚮慕之志顔對曰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閒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為學篤實切已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

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即曾子以問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為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强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

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實親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曽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復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

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
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
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
散於萬世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
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是則
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
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

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来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於鄒人甚厚亦非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傳心之要云

元重修孟母墓碑 元貞元年　　張頚

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孟母墓樹碑張頚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記載而茂之或闕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

碑為請顔請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祛覯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為一百十年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

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
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
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孟子
安得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
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
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
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荅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為齊卿時所以恔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傅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宫之旁則設俎豆乃怡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機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

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為恩而不知訓誨之為恩知蓄養之為慈而不知禮法之為慈噢咻之賢則視無能則憐婾惰於襁褓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為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害深以達於大聖大賢之域緊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為銘曰惟昔任姒來嬪於姬秩秩徽音為

周之基粤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繫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機毋廢於食毋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來葬自齊居鄉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鬛斯封隆然其岡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元重修孟子廟碑元貞元年　張頊

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孟子廟三氏教授

導江張頦記曰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
兖州建於墓傍後自墓傍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
缶復徙南門外金太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燬於兵
惟門垣在歷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
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赤木忽難
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
資崇兩廡與堂稱凡四十間新其階庭級道屬顔掌
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向之

位徹傍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俟請記題讀墓傍廟記舉關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之士亦未能窺其奥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閒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雖亦閒荅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

貴王賤霸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己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什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畧班爵禄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臯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庸謂迂闊

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為言豈能探其學窺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儗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枘圓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於譬喻長於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歿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愈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

則欲知孟子質諸闗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
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
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
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
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
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
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
水伯盆成适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承陽伯舊別

祀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還祔焉旣釁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皐伊吕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歎愁遺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梟繹兮水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於其心兮載

歌銘詩

元重修孟子墓碑元貞二年　　張頣

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孟子墓立碑張頣

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

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

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事著孟子

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為

元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宫復

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顏為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
才敘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
齋廬琢石為危坐像冠章甫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
古謂顏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
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盡考焉以表諸墓顏以
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偰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
猶有闕焉顏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
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生平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强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瑩齊辟疆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敎願輔吾志之言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

路可也故絶瑩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大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騶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瑩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臧周室

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記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湣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為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為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齊魏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

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為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智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撤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槩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為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為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

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由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為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佞僞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

元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大德五年　翰林學士閻復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有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

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闕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歷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釁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兖單三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

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為任首出帛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宗棟櫨棞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堊稱是露階鉛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蕆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

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
位黼座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搆堅貞規模壯
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
有奇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
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
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博選冑子入學擢思
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户
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

蹴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同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太常禮樂於兵燼之

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
霑義浹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
邑學宮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
成需賢以嗣封爵慈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
膺景命以敦化勵俗為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數文來
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
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敎
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

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振曜一時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遹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

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
世爵以延洒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
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
於斯萬年

元祭孔子廟碑 延祐七年　　翰林學士 曹元用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肇修禋類遣說書
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授之命中
書齋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五十二端翰林

撰祝文三事禮部檄濟寧路如式供具以大中大夫濟寧總管白珍率其屬偕有司羅儀衛清道肅逕諸儒禮服前導士民觀者溢郭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存義若濟寧路總管珍孔子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思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人以和翼日丕集孔顔孟子孫以享神餕羞交衎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為憂逌俎豆甫陳甘雨沛作識者謂皇上誠敬所致欽惟聖天子嗣體守文於齊政

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為天下先於是中外忻忻以為繼今以往我國家聲教之敷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歟偉哉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備也今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為家長以領家務勑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而爵禄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存

義守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為尤稱珍字實臣愷悌君子也間者數為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昭代令典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辭不獲命遂為紀其實而系之以詩曰於穆天皇思隆至治孔道是崇肯嚴祀事發使來享恭敬之將金帛交錯有飶其芬儀備而恪耿其煌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屈於衰周伸於我元列聖相承益修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萬斯年會其

有極

元尼山聖像記

鄒縣令 司居敬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於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倣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為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

教授張頲習於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
而坐高臺陛扆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
行教像顔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
筆及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
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
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
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
袪為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

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韠加以大帶紐約
用組黑屨於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
謂孔子毓秀尼山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
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聚而求之可以考見
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者
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纚旒則後王
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為武謂
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繒為之屈加於武內畢有襞積

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纊纊繫以瑱懸以紞冠之上如覆謂之綖綖旁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繅斿如冠覆積之數斿以玉十二者五玉玄黃朱白蒼貫以五采繅如玉之色大斿七斿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斿三斿二玉朱綠二采繅如玉之色周以紘紘繚於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繚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繚而結之結者謂之纓垂者謂之緌紘天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

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
會之內以象為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紞纊瑱纓皆
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
相類如緇布緌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大衣
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
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
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以下在裳日在
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

升降華蟲雉也宗彞二其一畫龍其一畫蜼蜼如猴形以尾卷物内鼻中火之性圜而不鋭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惟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朿以革帶韠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紱以爵韋紱謂兩邉純以素純謂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

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
蠙珠藉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
終辟首畢九章素帶終畢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
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舄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紂
衣裳帶韠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
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玄端焉端身
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有韠

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屨玄冠深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旣薦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於帶閒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於中庸精舍孟子像於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俟好禮者有取焉

元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至元元年　翰林院修撰　王思誠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令翰林臣思誠奉祀文函香詣曲阜以太牢代祀孔子廟從集賢請

遵舊典也思誠將命以閏十二月壬辰抵兖州預敕有司蠲日庀事丁未濟寧路守土臣張仲仁兖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代孫克欽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趙惟賢率聖族清道肅儀朝服郊御曾諸生儒服前導齋於祀所翼日質明恪行祀事思誠若仲仁若彬咸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腯酒洌禮備樂龢祝史致詞洋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

旦大享神餕於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少長
齒坐迭起行酒其序秩如庖翟均隸亦既醉飽其樂
衎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以紀昭代之盛
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
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為啟聖王聖妣若聖配並為
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於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
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香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
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

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丕敎誕揚皇明嗣服

繼序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薌

載臨闕里爛其煌煌蠲辰蕆事惟吉惟良牲牢肥腯

黍稷芬芳禮備樂龢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

允迪允則宗社隆昌或巽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

茲率厥常𠭊禮斯舉敬誠是將既歆既敕惠澤其滂

矢詩頌美億載休光

元御賜尚醞釋奠記至元五年　朝散大夫梁　宜

至元五年後巳卯正月皇帝田於柳林以上丁在邇允御史臺奏因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臣思立出上尊酒釋奠於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驛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於宗黨曰茲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於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迪等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敎國子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諾之曰吾夫子在魯哀公雖誄之而未極其尊漢

高帝雖祀之而未盡其禮後代褒崇封爵之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於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大成復於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帝心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邁越古昔遠矣今憲臺擴弘縟典霈光禄之天醲以備祖庭禋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服之士舉有光也迺拜首稽首樂為之書

元勑修曲阜宣聖廟碑至元五年　翰林學士　歐陽玄

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臣
臣别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歷二年十月文宗皇
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䑓班等列奏曲阜宣聖
廟自漢唐宋金凡有隳廢必奉勑繕修功成則勒之
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
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
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
上臣等僉議請勑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

學士院大學士臣巙巙為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為篆
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立石之貲制皆允
迺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勑臣玄俾書其
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
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
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
獨昇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
樂刪詩定書賛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

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户皆復其家是歲歷曰銀諸路以其半

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括金人禮
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
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
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作其即
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
監學以訓誨冑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
行海内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
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人内庭獻納能明夫子

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
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模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
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
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
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黌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
始備武宗皇帝焆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
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
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

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
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
宣聖皇考為啟聖王皇妣為啟聖王夫人改鑄衍聖
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
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畀濟寧
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
功今上皇帝大纘丕圖儒學之詔方須闕里之役鼎
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

莅事共恪以元統元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宫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庋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於是内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歷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盡出日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氷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本實在兹矣臣

元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
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
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
道統絶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
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
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順考三光以全
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
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

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懖弘文治濬發德音
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温文裕宗
祗荷詒燕成廟崇儒廸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
載崇繖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
顧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
丈宗纘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嗣世
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宣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
衡紞紘綖袞衣襜襜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

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賫含萬里誦詩讀書
惟茲曲阜斯道之壼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
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睠言臺臣職是風紀
昭宣叡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
億載萬年

元重修尼山書院記 至正二年 翰林學士 虞集

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
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列峙中峯則所謂尼山

啟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塗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石洞曰坤靈之洞中有夫子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北則防山夫子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宫焉宋慶歷癸未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仙

源縣宗愿作新宫廟有殿有寢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歴宋金至於今葢三百餘年矣宫不知何時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尊崇孔子之道歲月寖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祠廟置官師奉祀因薦彭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議上至元二年得請置尼山書院以璠為山長三年璠至官芟舍山中具羊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荊棘撤瓦礫得

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鄒縣而經營之山東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訥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寶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尹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宗子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鄉賢大夫士民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搆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

殿戍殿門戍廡聖侯之祠戍學宫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迺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儀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兹山太和絪緼元氣融結流行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

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詎可測哉應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兹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元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至正十四年） （國子監丞）危素

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大學士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

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増塑顔曾思孟四公配
享殿中邑士趙守寛李之質因其同里陜西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
按顔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
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
豐七年夏復増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
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増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四
海且四十年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

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曽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嚮於禮為稱至順二年進封顔為復聖公曽為宗聖公思為述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修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

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邇斯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感悅及徐平撫按瘢咜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蒇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適睹配享未備惆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曽未數

月而工告畢四公德容睟溫覿者肅敬蓋啟聖王與夫人顔氏禱於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勉哉

元勅加封啟聖王碑至正十四年　左丞相　吕思誠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宫御宣文閣中書右丞

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啟聖王
未有刋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吕思誠爲
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
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
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丼太祖皇帝肇
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
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
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

人尹曲阜縣愳至渥也成宗皇帝建廟於國子監武
宗皇帝加謚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
碑天歴初制加封㰱聖王顔氏曰㰱聖王夫人贉典
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
印章為銀為㰱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
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
書孔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
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為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

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

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

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

四海為家孔子以萬世為家殆以是夫惟丈公朱熹

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

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

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啟運斗光垂精為

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
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
蓋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若夫尼山
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
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脩肱
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
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
妃幵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繇役宋時有齊國公之封

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自其子者今茲峻其㣲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㳟哉伏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删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

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
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
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
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
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
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
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

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啟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殯綏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

關我皇風四海永清

明志載孔子生卒年月辯

翰林學士宋濂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歳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説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

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谷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

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

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槩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時又為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但其時又後於穀梁公羊二百有餘

歳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徴乎爾即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為的然以春秋長歴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大儒博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遅一歳者遷尚不足信乎曰

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老矣復歴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

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誠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真者居多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

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歳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歳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歳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

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丈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

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秋者詳焉

附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曰曩繹齊書見臧滎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柰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

傳紀載靡有定格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

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等所載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明人聖檜記洪武二十二年

翰林孔　浧

挨祖檜前修記枯榮異常因有感焉蓋天地之否泰日月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道之理亂今昔皆然木之春榮秋枯四時常理雖齠童亦知其然夫天地之運化晝夜之旋轉雖老於推測不能定其真而況齠童乎聖道之蘊奥雖顔子之善形容不過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乎墻之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如探滄海之本源莫知其涯際矣手植之檜歷周秦漢晉幾千歲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九年子孫

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燹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甲午是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我皇明洪武二十二年已巳凡九十年矣其高三丈有奇圍徑四尺根本枝葉凌雲而蔵紋理復左旋與故本無異詳其理似有關於世道之理亂其始枯也晉兆五胡之

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於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於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儒之興罹於貞祐之火寇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十四年中元文物兆開是為洪武之治廟中古檜數多翠色參天惟此本異於尋常萬萬聖人手澤蓋有係於綱常名教芘覆斯文甄陶萬品豈惟宗枝之盛哉將見與天地國家同悠久無疆予感導江張頥之言因以識之元三氏教授張

頌作聖
楷賛

明錫復顔氏孟氏祭田記景泰二年

大學士徐有貞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顔孟二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户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馬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於朝而輙阨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

濬川導山嘗往來於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給佃户蠲其徭而俾之供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户部俾廵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户

二十分隷乎二廟以供佃事乃命二氏之子孫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於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韙之迺諗之曰於乎維顏子孟子於若曹為先祖於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為請為先師也上之所為賜為先賢也為先師也為先賢也其皆非

以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傜而為家之傜不為人役而役乎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言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為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顔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收維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

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孚於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重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忽以閟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為二氏之胄勗諸希惠希文曁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於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顔之德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誰與

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刋乎其宗所以崇厥宗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於廟中敢告賢裔勿替祖風

明詔賜孟子廟記弘治十年　大學士劉健

弘治十年丁巳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

輔守兖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即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潋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為言我聖天子方弘文治於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翀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兖州知府龔君弘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

相與協謀即事始於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於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為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為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為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蓋通於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

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删定六經明其道於天下後世葢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為之晦於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為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揚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於其事功而未盡其藴奥故聞之者或未

即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覇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為擴前聖所未發有功於聖門以為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為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為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遍於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

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敘其所由如此以為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明考正祀典疏嘉靖九年　翰林學士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

功而埀世敎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覲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茍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敎為弟子者莫知所

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通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丈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功其於治

道未爲無補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葢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陽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

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嘉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

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著易傳祖
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
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
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
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
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
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為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
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

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晝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

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

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
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
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
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
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
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
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
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

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
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
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
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
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
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
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

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
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
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
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
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
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
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
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

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衞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明誌孔子封王辯　　吳　沈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

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

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為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

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尊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

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於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

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

不王

明誌曽子費人攷實　御史王雅量

遷史作仲尼弟子列傳於曽參下著曰南武城人於

澹臺滅明下著曰武城人而缺一南字遂啟後人以

南武城與武城為二邑而吉安永豐曽氏之後因索

嘉祥縣有南武山者而立廟家焉不知費縣西南關

陽之武城即南武城也於曽參下著一南字者以左

馮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而費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別之曰南武城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即費闗陽地也漢晉相仍原不少南字然遷史於澹臺滅明不著南字者因此二傳相連省文耳非謂曽參與滅明兩處人也蓋表滅明之里亦可以稱南武城人稱曽子而省文亦直曰曽子居武城而已語出孟子確然明白童子皆知之聖賢故地人所豔談率相假借不特曽參之武城遷史著有南字者可以南

武山奪之即滅明之不著南字者亦得以紛紛武城之名竊之矣余請先將費縣關陽之武城確係滅明所居之武城子游所宰之武城而後辨其即曾子所居之武城可乎按左傳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師子洩者公山不狃魯人也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夫吳伐魯而子洩故導之由險地欲其崎嶇難進而魯知所備也今闗陽以南層巒疊嶂險莫甚焉此其証一所稱鄫人者沂州境鄫城也與闗陽接壤故熟知險道此其証二傳稱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蠶室庚宗遂次於泗上今五梧等處不可攷矣東陽村在闗陽北二十里又

八十里則泗水縣正泗上也此其證三傳稱王犯嘗為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以此知澹臺滅明其父即居武城世為闞陽之武城人無疑而子游所宰者確係闞陽之武城亦無疑矣此其證四曰然則何以證曽子所居之武城即闞陽之武城也按曽子鄫之後也莒人滅鄫後人遂去其鄫字之傍以氏焉今鄫城既在沂州境去闞陽不過八十里曽子自鄫城而徙居之亦甚便也此其證一後漢王符論侈葬曰

畢郚之陵周公非不忠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而唐章懷太子賢註之曰南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今曾點墓不可攷矣然唐章懷太子去春秋未遠當時古跡必有存者其所著書大率門客所考必有親見其跡而非漫稱者此其証二又按史記秦武王三年欲以甘茂伐宜陽甘茂託諷以對曰昔曾參處費費有殺人者與曾參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而走如曰曾子居武城為賓師之地耳非其家

也胡以其母皆在而且織也此其証三或曰曾子至孝為賓師而必將其母乃曾子雜篇載魯人攻費人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君之為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居不曰館而曰宅則武城果寄跡之地耶既稱居武城又曰居費則史遷所謂武城人

者其為費之武城無疑矣夫武城可以混竊而古今
以費名者無二地費不可混也此其証四或曰曾氏
之廟立於嘉祥豈無據耶曰嘉祥古為大澤禹貢曰
大野既潴即此地也漢武帝時河決洩其潴水歷漢
魏以來皆未成邑考之春秋止聞魯人西狩於大野
獲麟焉未聞至於南武城也尤可據者武城魯下邑
今嘉祥雖屬之魯郡然兖州以西在春秋為任地非
魯下邑也或曰魯方百里者五嘉祥非初封之魯或

戰國之魯是以魯下邑矣曰不然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即戰國之時任自任也豈得稱魯下邑耶大抵聖賢世遠難於考據後之好事者偶得於地里之訛傳姓氏之彷彿輙欲援古哲之芳躅侈桑里之光輝而當事者意主以地方之先覺作高山之仰止義舉可從不必深考但史書何以傳信而聖賢在天之靈倘亦未妥如據余考曾點之墓明在南城今闗陽父老猶指云曾子山焉然而杳不可問矣澹臺僕人姓

姓所同也而處處有之悉為子羽以真為偽以偽為
真真偽混淆何止古人之里譜哉量聞見㝛駁未能
上下載籍訂訛正贋勒一家言惟是世居費邑側附
曾子之里閈得於故老之傳聞諸書之考訂久矣作
為曾子居武城辨以俟修列傳議秩祀者當有取焉
噫此考曾子之地也量少讀孝經竊怪宋仁宗表章
四書不及於此何不併附大學為曾氏一書謹議以
俟司世敎者

歷代祀聖樂章

隋祭先聖先師奏誠夏之章 辭以崇聖尊師為義未有專屬

經國立訓　學重敎先　三墳肇冊　五典留篇

開鑿理著　陶鑄功宣　東膠西序　春誦夏弦

芳塵載仰　祀典無騫

唐祭文宣王樂章

聖道日用神幾 一作機 不測金石以陳弦歌載陟爰

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右誠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尊
要道高闢崇賢引正人　右承和
粤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
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右肅和
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觀
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蘋蘩可薦　右雍和
隼集龜開昭聖烈龍蹲鳳跱肅神儀尊儒敬業弘
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右舒和

享孔子廟樂章 唐書樂志曰太學舊有孔子廟迎神送神詞二章不詳所起

通吳表聖問老探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嗣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右迎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川如覲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具奏 右送神

宋景祐祭文宣王樂章

大哉至聖文敎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右迎神凝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豊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右初獻升降同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齋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右奠幣明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右酌獻成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

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式遵無越　右飲福綏安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肹

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右送神凝安

大觀釋奠樂章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峩峩膠

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　右迎神凝安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温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

罍陳兹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敎　右升降同安

於論鼓鐘于兹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
洋咸瞻象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右奠幣明安
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碩兮斯
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為久　右酌獻成安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日惟丁于牲于
醑其從予享與聖為徒其德不爽　右配位酌獻
成安
肅莊紳緌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神之來

兮肹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右送神凝安

兖國公配位哲宗朝增一首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右酌獻成安

徽宗釋奠兖國公樂章

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莊而坐時颺以歌旅陳有嘉祇薦無頗宣尼之侍爾其誰過　右成安

大晟府釋奠樂章

大哉宣聖道尊德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
常精純竝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黄鍾為宮
生而知之有敎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兹初
丁潔我粢盛永遵其道萬世之師　大呂為角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惟上
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太簇為徵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敎萬世昭垂良日維
丁靈承不爽揭此精䖍神其來享　應鍾為羽

以上四首迎神凝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經明祀有典吉日維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右初獻盥洗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兹秩祀　右升殿同安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匪馨惟神之聽　右奠幣明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

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右奉俎豐安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

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右酌獻成安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

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右兖國公位

酌獻成安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

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右鄒國公位

酌獻成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右亞終獻文安

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式遵無越　右徹豆娛安

與景祐樂章綏安之曲同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

馨神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右送神凝安

金熙宗祭文宣王樂章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

旒巍巍然聖真斯文伊始羣方所親　右迎神來寧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惟

良爰修祀事沃盥於庭嚴禋禮備　右初獻盥洗

靜寧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通追遺風嚴祀申虔登降有容　右升階肅寧

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陳祠斯文復振　右奠幣和寧

稟靈尼邱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巋然四方所祀酹觴告成祗循典禮　右降階安寧

聖師之門惟顔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饗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右兗國公酌

獻輯寧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

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右鄒國公酌

獻泰寧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

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　右亞終獻咸

寧

吉蠲為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

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徽　右送神來寧

又章宗釋奠兖國公樂章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　右成安

元祭宣聖樂章自迎神至送神俱用大晟府舊曲惟增郕國公沂國公酌獻二首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右郕國公酌獻成安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承緒允得其宗提綱開
緼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崇　右沂國公酌
獻成安
又元嘗擬撰釋奠樂章未用附録於此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
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右迎神文明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
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右盥洗昭明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
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右升降景明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
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緊神之祐　右奠幣德明
惟聖鑒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
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右酌獻誠明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
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右兗國公酌

獻誠明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右鄒國公酌

獻誠明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　右亞終獻靈明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敎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祚於萬斯年　右送神慶明

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顔回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奥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侯丁辰益兹榮號

閔損　子騫達者闔閭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哀增封均乃天慶　以上集賢殿大學士王旦撰

冉耕　聖門達者德行為先洙泗來學顔閔差肩天封庇禮公哀寢賢生則命寡殁而道宣

冉雍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堂奥用之山川代達偃革禮畢升烟錫以三壤貢兹九泉　以上禮部尚書王欽若撰

宰予　倬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奥名揚鄒魯冉期設問五常毋拒遇我廢成增封茅土

端木賜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貢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時巡肆類　以上尚書左丞馮拯撰

冉求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

永錫徽稱仲由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
裁揚清芬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邸襃賢進號
載顯英猷以上尚言偃魯堂登科覩與將聖武城
書左丞陳充史撰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衆
行不由徑追建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
上公素風逾盛卜商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
慶成嘉贈其道彌芳以曾參孝乎惟孝曾子稱焉
上工部侍郎趙安仁撰唐虞比德洙泗推賢
服膺授旨終身拳拳顓孫師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
封巒飾贈永耀青編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趍
函大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澹臺滅明不由徑
新以上尚書左僕射張齊賢撰行其直
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宓不齊天生良材
勇毀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爲魯君子
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教成美長禮
崇賢疏封有煒以上戶部尚書溫中舒撰原憲

賢哉予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嵒谷尤戚

公冶長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伴侯之貴久而彌新

以上行尚書右丞向敏中撰

南宮縚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孫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雅善胙壤佳藩

公晳哀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昭令名封繼均慶侯社疏榮

以上刑部尚書寇準撰

曽點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顏無繇

素王將聖實為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媿陋巷安界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以上給事中丁謂撰

商瞿

易之為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

高柴

猗歟予羔孝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

於斯爲美　以上翰林學士晁迥撰

漆雕開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翰林學士李宗諤撰

司馬耕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虛往實歸躭思勞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樊須　學優乃仕謐於家陪戒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辯問仁知既該建侯追榮益裕方來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億撰

公西赤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程

巫馬施　行御史中丞王嗣宗撰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沈周季猶勤載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益芳永世

陳亢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益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繼爵崇介土　以上吏部侍郎趙昌言撰

梁鱣　元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

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
捴德音不忘樹亘千古淳風載揚　以上戸部員
外郎周起撰
冉孺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與斯
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冉季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磋道義時
適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以
上戸部郎中李維撰
伯虔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
夫子運遇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公孫龍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衛從師鄒
魯令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以上北部
員外郎王曾撰
漆雕哆
闕里楫賢哆也其一學以
適道名參入室皆爲達者令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顏高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
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以上戸部郎中戚綸撰
漆雕徒父
受教聖人服勤墳
籍如彼時術故能

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
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壤駟赤

衙鄉壤駟信而好古
驅偶戚秦摳衣鄒魯
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邱追榮
社土　以上工部郎中陳彭年撰

林放

子邱明哲
道洽素風
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
長山表封云亭高禪慶澤薦隆

商澤

子季從師服膺
儒推闕里垂名
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遇登
封薦臻純嘏　以上主客郎中刁衎撰

石作蜀

宣尼
日月
無得而踰學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
遇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逌殊

任不齊

荊衡誕
粹賢生
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
祀典列在儒宮　以上陳充撰按舊志官銜未載

申棖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
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公良孺

子幼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
神時巡鄒魯瓦等疏封三綱式敘　以上行右司

諫張知白撰

奚容蒧　雍容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攢經魯堂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勒皇錫信圭洙泗改邑　兵部員外郎楊紳撰

句井疆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恭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徹侯疏爵闕里之賢

申黨　猗歟子周龜蒙悲裕昔參八九今逢三五淄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王旌賢昭我王度　以上刑部員外郎查道撰

公祖句玆　子之生魯從師凡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榮旂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興端溢害微言服勤格於我宋侯封是新　以上祠部員外郎梅詢撰

縣成　興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當稟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祠部員外郎石中立撰

燕伋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氏鎬洛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鄭國　懿彼子徒挺生

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以上行太常博士陳知微撰

秦非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施之常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封侯是邦昭錫純嘏 以上太常博士王隨撰

顏噲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於濟君子攸宜

步叔乘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晏處函丈是親追風遺烈旌美儒臣 以上太常博士張象中撰

顏之僕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竝由元后時邁禮成介邱桂此達者爵爲列侯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撰

叔仲會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文順風東迎駐蹕霑澤儒宮

顏何 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恢張文德孝悌承風詩禮

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以上太常博士劉鍇撰

狄黑

矯矯子晳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邽巽

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以上行太常博士姜嶼撰

孔忠

賢哉先生聖矣夫子道貴希聖聞斯行已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太常博士王隨撰

有若

人衆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行御史中丞王嗣宗撰

秦冉

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兹魯堂允矣君子究矣清揚式貴先烈錫諸袞章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撰

曹卹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筆贊經籍輔翼儒雅爵爲榮侯名器匪假　兵部員外郎揚紳撰

秦祖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

少保寵爵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撰

左人郢　伯彼臨淄德行稱賢希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丈聲益宣　祠部員外郎石中立撰

公西輿如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屣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度敷文德薦享侯封永光廟食　集賢騎都尉范雎撰

公西蔵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贏惟肖蔵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於徐用均天慶　太常寺丞劉鈞撰

琴牢　反魯之始從師闕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　太常寺丞宋綬撰

廷臣分撰先儒贊

左丘明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給

事中丁謂撰

公羊高　高也解經辯感成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蹤嗟封宸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翰林學士晁迥撰

穀梁赤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奥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李宗諤撰

伏勝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欽旨　建號旌儒錫封衍里　楊億撰

高堂生　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勤封告成式昭餘裕　周起撰

毛萇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典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王曾撰

孔安國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廷聿章善繼東巡受封是爲褒典　錢惟演撰

杜子春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查道撰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